

光荣属于希腊：事实与误读

今天的古（希腊）史研究者习惯于以现代作为参照来投射古代，并且总是能够从古代中看到现代，尽管实际上他只是碰巧发现了导致人们误读的表层相似。

□ 撰稿 | 毕会成

“无用”的政治与过程性民主

当（近）现代西方借道古希腊的文艺（文化）复兴来超克中世纪的犹太—基督教文化时，古希腊就不再只是一段客观的历史，更作为一种文化期待出现在历史目的论回溯的视野中。这决定了古希腊史在现代的研究方式。今天的古（希腊）史研究者习惯于以现代作为参照来投射古代，并且总是能够从古代中看到现代，尽管实际上他只是碰巧发现了导致人们误读的表层相似。古史研究中把“政治之爱”解读成古代的同性恋，用现代奴隶制命名希腊的经济形态，把雅典的陪审法庭想象成美国的联邦法院，都属于这种情况。这恐怕不是理解历史的正当方法，它只是无谓地再次肯定了现代的知识结构。物理学家很早就摆脱了相对距离造成的困扰，他不会因为月球离他更近，就认为月球比木

星或土星要大。但历史学家会认为离他近的 19 世纪比离他远的 3 世纪要丰富和重要得多。这种认知偏见的荒谬之处在于，今天的古史学家如果顽固地假定只有他的时代是绝对的，而公元前 5 世纪是相对的，因此他必须从他的时代观点来组织历史图式的话，他就会忽略掉所有中间的世纪——尤其这中间的世纪还包括被视为“黑暗”的中世纪——而在伯里克利的时代与 21 世纪之间直接建立联系，把希腊的直接（集会）民主制视为现代代议制民主的起点，同时认为雅典“观剧津贴”的发放预演了今天民主福利拍卖会的现场。这种研究由于过分依赖现代，以致古代反而成了现代的儿子。而实际上，直接民主制与代议制民主在类型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，观剧津贴与现代民主福利制度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理念。

古史学家经常通过批判现代民主来向希腊先哲致敬，因为几乎所有的先哲都对希腊的民主采取批判立场。

殊不知，按先哲们的政体分类标准，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根本与民主无缘，因为民主的核心标

